

三侠五义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三侠五义》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审案平冤,除暴安良,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从本质上讲,小说反映的善与恶、忠与奸的斗争,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侠五义》中最突出、最精彩的是大量的“侠义”描写。小说对“侠”的认识十分清醒。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曲曲折折,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伏线四布,眉目清楚,十分紧凑,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

《三侠五义》的语言有形象性、绘声绘色,有平话习气,通俗易懂,生动逼真,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在武技描写上比《水浒传》又进了一层,不再是只突出“力”和“勇”,而是重在“轻”和“快”,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袖箭、飞刀、石子、神弹、各显奇能。

目 录

三侠五义(下)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1)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8)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15)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22)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28)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34)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41)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47)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53)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59)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66)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陪罪丫环丧命	(71)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76)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83)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90)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97)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104)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112)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119)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126)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133)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141)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148)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155)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161)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168)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175)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182)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190)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196)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且说白玉堂听蒋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亏得四哥提拨,不然我白玉堂岂不成了叛逆了么?展兄快拿刑具来。”展爷道:“暂且屈尊五弟。”吩咐伴当:“快拿刑具来!”不多时,不但刑具拿来,连罪衣罪裙俱有。立刻将白玉堂打扮起来。此时卢方同着众人,连王、马、张、赵俱随在后面。展爷先到书房,掀起帘栊,进内回禀。

不多时,李才打起帘子,口中说道:“相爷请白义士。”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要退难退,心中反倒不得主意。只见卢方在那边打手式,叫他屈膝。他便来到帘前,屈膝肘进,口内低低说道:“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恳祈相爷笔下超生。”说罢,匍匐在地。包公笑容满面,道:“五义士不要如此,本阁自有保本。”回头吩咐展爷去了刑具,换了衣服,看座。白玉堂哪里肯坐。包相把白玉堂仔细一看,不由地满心欢喜!白玉堂看了包相,不觉地凛然敬畏。包相却将梗概略为盘诘。白玉堂再无推诿,满口应承。包相点了点头,道:“圣上屡屡问本阁要五义士者,并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贤若渴之意。五义士只管放心。明日本阁保奏,必有好处。”外面卢方等听了,连忙进来,一齐跪倒。白玉堂早已跪下。卢方道:“卑职等仰赖相爷的鸿慈,明日圣上倘不见怪,实属万幸;如若加罪时,卢方等情愿纳还职衔以赎弟罪,从此作个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为了。”包公笑道:“卢校尉不要如此,全在本阁身上,包管五义士无

事。你等不知圣上此时励精图治,惟恐野有遗贤,时常的训示本阁,叫细细访查贤豪俊义,焉有见怪之理。只要你等以后与国家出力报效,不负圣恩就是了。”说罢,吩咐众人起来。又对展爷道:“展护卫与公孙主簿,你二人替本阁好好看待五义士。”展爷与公孙先生一一领命,同定众人,退了出来。

到了公厅之内,大家就座。只听蒋爷说道:“五弟,你看相爷如何?”白玉堂道:“好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蒋爷笑道:“你也知是恩相了。可见大哥堪称是我的兄长,眼力不差,说个‘知遇之恩’诚不愧也。”几句说话得个白玉堂脸红过耳,瞅了蒋平一眼,再也不言语了。旁边公孙先生知道蒋爷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脸急,连忙说道:“今日我等虽奉相谕款待五弟,又算是我与五弟预为贺喜。候明日保奏下来,我们还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倘能无事,弟也当备酒与众位兄长酬劳。”徐庆道:“不必套话,大家也该喝一杯了。”赵虎道:“我刚要说,三哥说了。还是三哥爽快。”回头叫伴当,快快摆桌子端酒席。

登时进来几个伴当,调开桌椅,安放杯箸。展爷与公孙先生还要让白玉堂上坐,却是马汉、王朝二人拦住,说:“住了,卢大哥在此,五弟焉肯上坐。依弟等愚见,莫若还是卢大哥的首座,其下挨次而坐,倒觉爽快。”徐庆道:“好!还是王、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挨着赵四弟一处坐。”赵虎道:“三哥,咱两个就在这边坐,不要管他们。来,来,来,且喝一杯。”说罢,一个提壶,一个执盏,二人就对喝起来。众人见他二人如此,不觉大笑,也不谦让了,彼此就座,饮酒畅谈,无不倾心。

及至酒饭已毕,公孙策便回至自己屋内写保奏摺底,开首先叙展护卫一人前往陷空岛,拿获白玉堂,皆是展昭之功;次

说白玉堂所作之事虽暗昧小巧之行,却是光明正大之事,仰恳天恩,赦宥封职,广开进贤之门等语。请示包相看了,缮写清楚,预备明日五鼓,谨呈御览。

至次日,包公派展爷、卢大爷、王爷、马爷随同白玉堂入朝。白五爷依然是罪衣罪裙,预备召见。到了朝房,包相进内递折。仁宗看了,龙心大悦,立刻召见包相。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传旨,派老伴当陈林晓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要平人服色带领引见。陈公公念他杀害郭安,有暗救自己之恩,见了白玉堂,又致谢了一番,然后明发上谕,叫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显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临朝,陈公公将白玉堂领至丹墀之上。仁宗见白玉堂一表人物,再想起他所作之事,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领,人所不能的胆量,圣心欢喜非常,就依着包卿的密奏,立刻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白玉堂到了此时,心平气和,惟有俯首谢恩。下了丹墀,见了众人,大家道喜,惟卢方更觉欢喜。

至散朝之后,随到开封府。此时早有报录之人报到,大家俱知白五爷得了护卫,无不快乐。白玉堂换了服色,展爷带到书房,与相爷行参。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仍叫公孙先生替白护卫具谢恩摺子,预备明早入朝代奏谢恩。一切事宜完毕。

白玉堂果然设了丰盛酒席,酬谢知己。这一日群雄豪聚;上面是卢方,左有公孙先生,右有展爷,这壁厢王、马、张,那壁厢赵、徐、蒋,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大家开怀畅饮,独有卢爷有些愀然不乐之状。王朝道:“卢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职,理当快乐,为何大哥郁郁不乐呢?”蒋爷道:“大哥不乐,小弟知道。”马汉道:“四弟,大哥端的为着何事?”蒋平道:

“二哥，你不晓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个人俱各受职，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蒋平这里说着，谁知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白玉堂便低下头去了。众人见此光景，登时的都默默无言。半晌，只听蒋平叹道：“大哥不用为难，此事原是小弟做的，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白玉堂忙插言道：“小弟与四哥同去。”卢方道：“这倒不消。你乃新受皇恩，不可远出。况且找你二哥，又不是私访缉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说：“就依大哥吩咐。”公孙先生与展爷又用言语劝慰了一番，卢方才把愁眉展放。大家豁拳行令，快乐非常。到了次日，蒋平回明相爷去找韩彰，自己却扮了个道士行装，仍奔丹凤岭翠云峰而来。

且说韩彰自扫墓之后，打听得蒋平等由平县已经起身，他便离了灵佑寺径奔杭州而来，意欲游赏西湖。一日，来到仁和县，天气已晚，便在镇店找了客寓住了。吃毕晚饭后，刚要歇息，忽听隔壁房中有小孩啼哭之声，又有个山西人唠哩唠叨，不知说什么，心中委决不下。只得出房来到这边，悄悄张望，见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叫那小孩子叫他父亲，偏偏的那小孩却又不肯。韩二爷看了，心中纳闷，又见那小孩子捱打可怜，不由地迈步上前，劝道：“朋友，这是为何？他一个小孩子家，如何禁得住你打呢？”那山西人道：“克（客）官，你不晓得。这怀（坏）小娃娃是哦（我）前途花了五两银子买来作干儿的。一炉（路）上哄着他迟（吃），哄着他哈（喝），他总叫哦大收（叔）。哦就说他：‘你不要叫哦大收，你叫哦乐子。大收与乐子没有什么坟（分）别。’可奈这娃娃到了店里，他不但不叫哦乐子，连大收也不叫了。”韩爷听了，不由地要笑。又见那小孩子眉目清秀，瞅着韩爷，颇有望救之意。韩爷更觉不

忍,连忙说道:“人生各有缘分。我看这小孩子,很爱惜他。你要将他转卖于我,我便将原价奉还。”那山西人道:“既如此,微赠些利息,哦便卖给克官。”韩二爷道:“这也有限之事。”即向兜肚内摸出五六两一锭,额外又有一块不足二两,托于掌上,道:“这是五两一锭,添上这块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看着银子眼中出火,道:“求(就)是折(这)样罢!哦没有娃娃赘累,哦还要赶炉呢。咱们仍蝇(人银)两交,各无反悔。”说罢,他将小孩子领过来交与韩爷,韩爷却将银子递过。这山西人接银在手,头也不回,扬长出店去了。

韩爷反生疑忌。只听小孩子道:“真便宜他,也难为他。”韩爷问道:“此话怎讲?”小孩子道:“请问伯伯,住于何处?”韩爷道:“就在隔壁房内。”小孩子道:“既如此,请到那边再为细述。”韩爷见小孩子说话灵变,满心欢喜,携着手来到自己屋内,先问他吃什么。小孩子道:“前途已然用过,不吃什么了。”韩爷又给他斟了半盏茶,叫他喝了,方慢慢问道:“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因何卖与山西人为子?”小孩未语先流泪,道:“伯伯听禀,我姓邓名叫九如,在平县邓家洼居住。只因父亲丧后,我与母亲娘儿两个度日。我有一个二舅名叫武平安,为人甚属不端。一日,背负一人寄居我们家中,说是他的仇人,要与我大舅活活祭灵。不想此人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儿,我母亲私行将他释放,叫我找我二舅去,趁空儿我母亲就悬梁自尽了。”说至此,痛哭起来。韩爷闻听,亦觉惨然,将他劝慰多时,又问以后的情节。邓九如道:“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无法无天,况我们又在山环居住,也不报官,使用棺材盛殓,于次日烦了几个无赖之人帮着,抬在山洼掩埋。是我一时思念母亲死的苦情,向我二舅啼哭。谁知我二舅不加怜悯,反生怨恨,

将我踢打一顿。我就气闷在地,不知魂归何处。不料后来苏醒过来,觉得在人身上,就是方才那个山西人。一路上多亏他照应吃喝,来到此店,这是难为他。所便宜他的缘故,他何尝花费五两银子,他不过在山洼将我捡来,折磨我叫他父亲,也不过是转卖之意。幸亏伯伯搭救,白白地叫他诈去银两。”韩爷听了,方知此子就是邓九如,见他伶俐非常,不由地满心欢喜,又是叹息。当初在灵佑寺居住时,听得不甚的确,如今听九如一说,心内方才明白。只见九如问道:“请问伯伯贵姓?因何到旅店之中?却要往何处去?”韩爷道:“我姓韩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干。只是道路上带你不便,待我明日将你安置个妥当地方,候我回来,再带你上东京便了。”九如道:“但凭韩伯伯处置。使小侄不至漂泊,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说罢,流下泪来。韩爷听了,好生不忍,道:“贤侄放心,休要忧虑。”又安慰了好些言语,哄着他睡了,自己也便和衣而卧。

到次日天明,算还了饭钱,出了店门。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惯点心,便向街头看了看,见路西有个汤圆铺,携了九如,来到铺内,拣了个座头坐了,道:“盛一碗汤圆来。”只见有个老者端了一碗汤圆,外有四碟点心,无非是糖耳朵、蜜麻花、蜂糕等类,放在桌上,手持空盘,却不动身,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九如,半晌,叹了一口气,眼中几乎落下泪来。韩二爷见此光景,不由地问道:“你这老儿为何瞅着我侄儿?难道你认得他么?”那老者道:“小老儿认却不认得,只是这位相公有些厮像……”韩爷道:“他像谁?”那老儿却不言语,眼泪早已滴下。韩爷更觉犯疑,连忙道:“他到底像谁?何不说来?”那老者拭了泪,道:“军官爷若不怪时,小老儿便说了。只因小老儿半生乏嗣,好容易生了一子,活到六岁上。不幸老伴死了,撂下此子,因

思娘也就呜呼哀哉了。今日看见小相公的面庞儿颇颇的像我那……”说到这里,却又咽住不言语了。韩爷听了,暗暗忖度道:“我看此老颇觉诚实,而且老来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间,他必加倍疼爱小孩子,断不至于受苦。”想罢,便道:“老丈,你贵姓?”那老者道:“小老儿姓张,乃嘉兴府人氏,在此开汤圆铺多年。铺中也无多人,只有个伙计看火,所有座头俱是小老儿自己张罗。”韩爷道:“原来如此。我告诉你,他姓邓名叫九如,乃是我侄儿。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干,带着他行路甚属不便,我意欲将这侄儿寄居在此,老丈你可愿意么?”张老儿听了,眉开目笑,道:“军官爷既有公事,请将小相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小老儿是会看承的。”韩爷又问九如道:“侄儿,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便前来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这样罢,又何必问我呢?”韩爷听了,知他愿意,又见老者欢喜无限。真是两下情愿,事最好办。韩爷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回手在兜肚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递与老者:“老丈,这是些须薄礼,聊算我侄儿的茶饭之资,请收了罢。”张老者哪里肯受。

不知说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且说张老见韩爷给了一锭银子，连忙道：“军官爷，太多心了。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费无几，何用许多银两呢。如怕小相公受屈，留下些须银两也就够了。”韩爷道：“老丈不要推辞，推辞便是嫌轻了。”张老道：“既如此说，小老儿从命。”连忙将银接过。韩爷又说道：“我这侄儿烦老丈务要分心的。”又对九如道：“侄儿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来。”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与张老伯盘桓，是不妨事的。”韩爷见九如居然大方，全无小孩子情态。不但韩二爷放心，而且张老者听见邓九如称他为张老伯，乐得他心花俱开，连称：“不敢，不敢！军官爷只管放心，小相公交付小老儿，理当分心，不劳吩咐的。”韩二爷执了执手，邓九如又打了一恭。韩爷便出了汤圆铺，回头屡屡，颇有不舍之意。从此韩二爷直奔杭州，邓九如便在汤圆铺安身，不表。

且说包兴自奉相谕送方善与玉芝小姐到合肥县小包村，诸事已毕，在太老爷太夫人前请安叩辞，赏银五十两；又在大老爷大夫人前请安禀辞，也赏了三十两；然后又替二老爷二夫人请安禀辞，无奈何，赏了五两银子。又到宁老先生处禀了辞，便吩咐伴当，扣备鞍马，牢拴行李，出了合肥县，迤逦行来。一日，路过一庄，但见树木丛杂，房屋高大，极其凶险，包兴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样人家，竟有如此的楼阁大厦？又非世冑，又非乡宦，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正在思索，不提防“咕咚”的响

了一枪。坐下马是极怕响的，“唵”的一声往前一窜。包兴也未防备，身不由己，掉下马来。那马咆哮着，跑入庄中去了。幸喜包兴却未跌着，伴当连忙下马搀扶。包兴道：“不妨事，并未跌着。你快进庄去将马追来，我在此看守行李。”伴当领命，进庄去了。

不多时，气吁吁跑了回来，道：“了不得，了不得！好利害！世间竟有如此不讲理的。”包兴问道：“怎么样了？”伴当道：“小人追入庄中，见一人肩上担着一杆枪，拉着咱的马。小人上前讨取，他将眼一瞪，道：‘你这厮如此的可恶！俺打的好好树头鸟，被你的马来，将俺的树头鸟俱各惊飞了，你还敢来要马！如若要马时，须要还俺满树的鸟儿，让俺打得尽了，那时方还你的马。’小人打量他取笑儿，向前陪礼央告，道：‘此马乃我主人所乘，只因闻枪怕响，所以惊窜起来，将我主人闪落，跑入贵庄。爷上休要取笑，尚乞赐还，是恳！’谁知那人道：‘什么恳不恳，俺全不管。你打听打听，俺太岁庄有空过的么？你去回复你主人，如要此马，叫他拿五十两银子来此取赎。’说罢，他就将马拉进去。想世间哪有如此不说理的呢？”包兴听了，也觉可气，便问：“此处系何处所辖？”伴当道：“小人不知。”包兴道：“打听明白了，再作道理。”说罢，伴当牵了行李马匹先行，包兴慢慢在后步行。走不多路，伴当复道：“小人才已问明，此处乃仁和县地面，离衙有四里之遥。县官姓金名必正。”

你道县官是谁？他便是颜查散的好友，自服阕之后归部铨选，选了此处的知县。他已曾查访此处有此等恶霸，屡屡要剪除他，无奈吏役舞弊欺瞒，尚未发觉。不想包兴今日为失马特特地要拜会他。

且说包兴暂时骑了伴当所乘之马，叫伴当牵着马垛子，随

后慢慢来到县衙相见。果然走了三里来路,便到市镇之上,虽不繁华,却也热闹。只见路东巷内路南,便是县衙。包兴一伸马进巷口,到了衙前下马。早有该值的差役,见有人在县前下马,迎将上去,说了几句。只听那差役唤号里接马,恭恭敬敬将包兴让进,暂在科房略坐,急速进内回禀。不多时,请至书房相见。

只见那位县官有三旬年纪,见了包兴,先述未得迎接之罪,然后彼此就座。献茶已毕,包兴便将路过太岁庄将马遗失、本庄勒 不还的话,说了一遍。金令听了,先陪罪道:“本县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恶霸,欺侮上差,实乃下官之罪。”说罢,一揖。包兴还礼。金公急忙唤书吏,派马快前去要马。书吏答应,下来。金公却与包兴提起颜查散是他好友。包兴道:“原来如此。颜相公乃是相爷得意门生,此时虽居翰苑,大约不久说要提升。”金相公又要托包兴寄信一封,包兴一一应允。

正说话间,只见书吏去不多时,复又转来,悄悄地请老爷说话。金公只得暂且告罪失陪。不多时,金爷回来,不等包兴再问,便开口道:“我已派人去了。诚恐到了那里,有些耽搁,贻误公事,下官实实吃罪不起。如今已吩咐,将下官自己乘用之马备来,上差暂骑了去。俟将尊骑要来,下官再派人送去。”说罢,只见差役已将马拉进来,请包兴看视。包兴见此马比自己骑的马胜强百倍,而且鞍鞴鲜明,便道:“既承贵县美意,实不敢辞。只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容留恶霸,恐于太爷官声是不相宜的。”金令听了,连连称“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设法处治。恳求上差到了开封,在相爷跟前代下官善为说辞。”包兴满口应承。又见差役进来,回道:“跟老爷的伴当牵着行

李垛子,现在衙外。”包兴立起身来,辞了金公。差役将马牵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仪门,包兴拦住,不许外送。

到了二堂之上,包兴伴当接过马来,出了县衙,便乘上马。后面伴当拉着垛子。刚出巷口,伴当赶上一步,回道:“此处极热闹的镇店。从清早直到此时,爷还不饿么?”包兴道:“我也有些心里发空,咱们就在此找个饭铺打尖罢。”伴当道:“往北去路西里,会仙楼是好的。”包兴道:“既如此,咱们就到那里去。”

不一时,到了酒楼门前。包兴下马,伴当接过去拴好。伴当却不上楼,就在门前走桌上吃饭。包兴独步登楼,一看见当门一张桌空闲,便坐在那里。抬头看时,见那边靠窗,有二人坐在那里,另具一番英雄气概,一个是碧睛紫髯,一个是少年英俊,真是气度不凡,令人好生羡慕。

你道此二人是谁?那碧睛紫髯的,便是北侠,复姓欧阳名春,因是紫巍巍一部长须,人人皆称他为“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屋,以为来春毕婚。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未曾见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约在酒楼吃酒。

包兴看了。堂官过来问了酒菜,传下去了。又见上来了主仆二人,相公有二十年纪,老仆却有五旬上下,与那二人对面坐了。因行路难以拘礼,也就叫老仆打横儿坐了。不多时,堂官端上酒来,包兴慢慢地消饮。

忽听楼梯声响,上来一人,携着一个小儿。却见小儿眼泪汪汪,那汉子怒气昂昂,就在包兴坐的座头斜对面坐了。小儿也不坐下,在那里拭泪。包兴看了,又是不忍,又觉纳闷。早已听见楼梯响处,上来了一个老头儿,眼似銮铃,一眼看见那